

新漢書卷七十六

民 國 志 卷 七 十六 史 記 列 傳

漢書卷七十六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史記列傳

前漢書卷七十六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趙尹韓張兩王列傳第四十六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

師古曰蠡音禮故屬河間師古曰言

蠡吾舊屬河間後屬涿郡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絜通敏下士為名

師古曰敏謂材識捷疾也下音胡嫁反舉茂材平準令○劉奉世曰材字下當有為字察

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

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孟康曰壙臧上也師

古曰方上在張湯傳○宋祁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

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

師古曰風讀曰諷。於是收案

致法

師古曰致至也。令至於罪罰之法。

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

無所聽

師古曰中貴人居中朝而貴者也。豪豪桀也。長者有名德之人也。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劉

奉世曰顏解中貴人與李廣傳

宗族賓客謀欲篡取

同服說不同當以服說為是

師古曰起居謂居

日逆取

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

師古曰起居謂居止之處及欲發起

之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

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

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

關內侯

師古曰與讀曰豫

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

李奇曰原音元師古曰原褚二姓也原讀如本

賓客犯

字橫音胡孟反○宋祁云原褚當作原氏褚氏

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

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朋

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服虔曰受相訟牋記也師古曰擇其

中可使者獎厲而使之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

泄其語令相怨咎師古曰遣知其事由又敎吏爲鉅筩

蘇林曰鉅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筩竹筩也如今官授密事筩也師古曰鉅若今盛錢臧瓶爲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鉅或筩皆爲此制而及得投書削其主名

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筩音同而託以爲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

爲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師古曰面相

又反又音居謁反○宋祁曰相告訐疑相字上有好字注文而相斥疑作告而相斥廣漢得以爲



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師古

曰言諸事皆治理也治音直吏反一切解在平紀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

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宋祁云景本有遣

字學官本云徵遣浙本無遣字祁按徵廣漢不當便云

遣若已云遣下又言將兵屬蒲類意致繁複從浙本為

長楊伯時云徵而遣之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克

以屬蒲類何不可也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

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如淳曰尉亦薦籍也師古曰尉薦謂

安尉而薦達之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

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

願為用僵仆無所避也師古曰僵偃也仆頓也廣漢聰明皆

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

改乃收捕之

師古曰風讀曰諷

無所逃案之臯立具卽時伏辜

廣漢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

尤善爲鉤距以得事情

蘇林曰鉤得其情使不得去也晉灼曰鉤致也距閉也使對者

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爲距也鉤師古曰晉說是也○宋祁曰注文疑字下疑有示字

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

師古曰賈讀曰價

已問羊又問牛

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

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

○宋祁曰越本無也

字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

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

劫人

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

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

人蘇回爲郎二人劫之

師古曰劫取其身爲質令家將財物贖之

有頃廣漢

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

師古曰曉

謂諭告之

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

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

師古曰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

獄當善處遇之或逢赦令則得免脫也脫音吐活反

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卽

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

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

之

師古曰調辦具之也棺斂以棺衣斂尸也調音徒釣反棺音工喚反斂音力贍反○宋祁曰給字疑可刪

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

師古曰爲書記以召之若今之



下符追呼人也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爲我

多謝問趙君

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若今人言千萬問訊矣

亭長既至廣漢與

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

師古曰謝告也

何以不爲

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

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

如神皆此類也

師古曰擿謂動發之也音它狄反

廣漢奏請令長安游

徼獄吏秩百石

師古曰特增其秩以厲其行○宋祁曰浙本作獄史

其後百石吏

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

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

○楊伯時

云言漢興足矣何必以來二字

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

師古曰治音直吏反



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師古曰從讀曰廣漢歎曰亂

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

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師古

日識天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

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椎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師古

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盧所以居罌罌所以盛酒也

盧解在食貨志司馬相如傳罌音於耕反○宋祁曰其

門或無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

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

新進年少者師古曰言舊吏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求進

專厲疆壯蠡氣

師古曰蠡與鋒銳之氣

見事風生無所回避

師古

曰風生言其速疾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廣漢終以不可當也回曲也

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宋祁云史越本作

吏去字下南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本更有客字

安丞案賢師古曰案致其罪也尉吏禹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

詣屯所乏軍興文穎曰尉吏尉部吏也禹其名○宋祁云吏越作史賢父上書訟

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

即訊師古曰令就問之不追入獄也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

子榮畜教令師古曰蘇賢同邑之子也令音力成反後以他法論殺畜人

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

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

年七月中丞相傳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

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耐入廟祠

師古曰將耐祭宗廟而先繫齋

也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

師古曰風讀曰諷

欲以

脅之母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

○宋祁曰不聽字上疑有

怒字

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

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

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

辭

師古曰受其對辭也○宋祁曰突字新本添

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

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

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



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

咎傳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

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

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

除騎士之軍興數罪

師古曰斥除逐遣之

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

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

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爲京兆尹

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

師古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宋祁曰使得牧養越本無

得字廣漢雖坐法誅景邵本去雖坐法誅字校本添

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

師古曰兄讀曰況

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

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

師古曰喜許吏反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

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師古曰變亂也及翁歸為市吏莫敢

犯者公廉不受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宋祁曰受餽下有遺字注末也字可刪百賈

畏之後去居家○宋祁云浙本作家居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

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

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

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傲不遜師古曰敖

讀曰傲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師古曰為文辭而問之甚奇其對

除補卒史○宋祁曰除補字上疑有是日字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

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

十八縣分爲兩部閔孺部汾北

師古曰閔姓也音宏

翁歸部汾南

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

爲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

師古曰歷於郡中守丞尉之職也○宋祁曰中

字一遷補都內令舉廉爲宏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

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

師古曰邑

子同邑人之子也屬音之欲反

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

敢見其邑子旣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

也又不可干以私

師古曰任堪也干求也

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

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



其政

師古曰言決斷諸縣姦邪之事不委令長

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

輒披籍

服虔曰披有罪者籍也師古曰解讀曰懈

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

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

縣

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收取罪人以警衆也行音下更反

不以無事時其有

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

郯許仲孫

師古曰郯縣之豪姓許名仲孫

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

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

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

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

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

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師古曰比謂左右相

次者也五家為伍若今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

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師古曰抵歸也所經過及所歸投也

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師古曰類猶率也緩於小弱急於豪

彊有論罪輸掌畜官師古曰論罪決罪也扶風畜牧所

音許使斫莖師古曰莖斬責以員程不得取代師古曰員數也

計其人及日不中程輒答督極者至以鉄自剄而死師古曰

數為功程曰鉄斫莖也音大夫之夫使其斫莖故因以莖京師

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師古曰言發則獲之無有

遺失故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

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師古曰謙古以為謙字甚得

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

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師古曰右猶上也不

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師古曰鄉

讀曰治民異等早天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

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歸三子皆為郡守

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孺亦至廣陵相有治

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

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